

教育對話

——教師專業化發展之路

專訪澳門大學教育學院范息濤院長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
范息濤 院長

採訪・整理 | 余巍 張雪蓮

國際知名學者范息濤教授擔任澳門大學教育學院院長以來，致力提升學院的教學和學術研究水平，備受教育界同工認同。《教師雜誌》有幸專訪范教授，就教師專業化這個議題與讀者交流他的真知灼見。

教師專業化應包含哪些核心要素？我們應該從哪幾個角度去看澳門的教師專業化這個議題？

范院長：教師專業化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考慮應該是專業的入職要求。某一個行業入職要求代表了進入某一個專業的條件和限制，也就是我們統稱的入職訓練。教師的入職專業化訓

練有兩大組成部分，第一方面是“專業知識訓練”，比如一位任教中文或數學科的教師，他的專業知識指的就是在中文或數學這個領域裡所接受過的專業訓練，也就是他對學科知識體系的掌握。第二方面是在專業知識以外，教師所需接受的“教育專業訓練”，也就是我們平時所說的師範教育——這個領域裡的內涵其實比外行人認為所需要的要多。

一位教師起碼要完成以下幾方面的“教育專業訓練”，才能稱得上是一位教師。首先，他要對宏觀的、基本的教學理論以及基礎的教育理念和主要教育流派的看法要有相當的認識。第二是任何一位教師都應該對學習理論有深入的

認識，也就是說不但要把任教學科的專業知識教好，也要了解以研究支撐的學習理論體系。這裡所指的是要對教育未成年人方面的應用心理學有相當的認識。教師在日常教學中所對面的對象大都是以小孩和青春期兒童為主要的對象。不同年齡層的學生都要面對本身不同的獨特之處，需要別人去了解，但這些特徵往往很容易被成年人所忽略。第三是教師應該對行為管理、課堂管理也有要較深的認識。目前澳門教師專業化不足的地方，主要就是呈現在對教育學、教育心理學、兒童發展理論、行為管理和課堂管理等方面有一點兒的忽略。

為什麼我們這樣看重“教育專業訓練”呢？這是由於教師專業化就意味著除了任教學科的專業知識以外，在教育專業方面要有足夠的訓練。一個只學習數學與一個學了數學以及接受了師範教育的人在課堂裡的表現是完全不一樣的。如果一位教師只教高中，而且只是教尖子學生，那麼也許只需要很強的數學方面的專業知識就足夠了，因為本身質素很好的尖子學生都很自覺，往往很少會出現行為等方面的問題。但是，要是把一個好學生教成個好學生，這實際上並不是一位成功的教師最大的本領。很多人都做得到這一點，包括很多沒有學過教育的人也能做得到。但是把一個中下水平的學生教成中上水平的學生，或者能把一個很低水平的學生教成一個對社會有貢獻的人，這才能顯示出教師的真本領，這也需要對教師的能力有更高的要求。

教師專業化指的就是教師除了具體專業知識之外，在教學理論、教育心理、兒童發展、行為管理、課堂管理這些方面的訓練都要達到一定的水平，否則很難區分一個只掌握任教學科專業知識和已接受教育專業訓練教師之間的分別，也很難檢驗出教師職業的專業性。

在地區層面，澳門教育行政當局應採取哪些政策提升教師的專業化？而高等院校又應該在提升教師專業化的過程中擔當怎樣的角色？

范院長：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同工們其實一直在思考這個問題。我個人以及一些我接觸過的教育界同工的觀點認為，由於歷史原因，澳門以往的教師入職要求與其他發達的地區和國家相比，訂得相對比較低。比如中學教師只需要學士學位，而小學教師只需要一個大專或高等專科學位。在即將頒布的《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如下簡稱《私框》）之中，根據我個人比較有限的了解，對於新教師的入職要求和在職教師的專業發展有了比以往更清晰和具體的規定，而我認為這些政策上的轉變都是正面的。

但是，我個人的觀點還是覺得，即使是在新的《私框》之下，對新教師的入職要求還是有點偏低。如果我們仔細研究一下教育體系十分成功的國家和地區對新入職教師的要求，我覺得澳門目前在這方面做得仍有一點不夠，也缺

乏了一點前瞻性。

以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師範課程為例，數學系的師範生修完了數學科的“專業知識訓練”和“教育專業訓練”的學分之後，仍要面對一個很大的挑戰，就是整個訓練的時間是不足夠的問題。在我讀師範教育的那個年代，現在師範生所學的東西我們當年都不用學。一個數學系的師範生只需要完成數學科目和一些教育的科目，就能拿到學位了。但是在知識大爆炸的年代，師範生要學更多以前沒有的知識，比如教育範疇的應用心理學、資訊科技應用等等。與一位只學數學的非師範生相比，一位數學系的師範生要同時兼顧數學的、教育方面的學科以及教學實習，學習的時間明顯不足夠。在最理想的環境下，師範教育應該超出學士學位的水平和學習時間。教育體系最成功的國家和地區，他們的師範教育模式都是超出了學士學位。但前提是澳門社會對教師入職的要求也要相應提高，為了保證教師的質量，而且為了提升社會對教師行業的尊重，入職要求其實起著很大的作用。任何一個職業，如果入職要求不太高的話，是很難真正得到社會的尊重。因為社會對一個職業的尊重程度很大是取決於入職要求的高低，如果一種職業的入職要求比較容易，那麼若要提高這個行業的地位、報酬以及贏得社會上尊重，都會遇上比較大的困難。長遠來說，保障教學質量，對教師行業要贏得社會上更多的重視，以及

提高教師的待遇等一系列問題，其實都牽涉到提升教師的入職要求這個問題。

澳門有其獨特的歷史和社會原因，造成我們傳統的教師入職要求有一點兒偏低，即使是新的《私框》提高了要求之後，仍是有一點兒偏低，這對於教育行政當局和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來說，都是一項嚴峻挑戰。

現在澳門教育行政當局的要求是，只要有學士學位就能入職成為教師。至於以後能夠提升到哪個地步，就要取決於今後的專業發展。以一個數學專業的畢業生為例，已可被學校聘為數學教師，至於有沒有接受師範培訓，是日後可以透過在職的教師培訓補救的。但是，其實這種運作模式在世界上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已經不適用了。目前越來越多國家和地區都已經把同時具備專業知識和教育方面的訓練視為教師入職的最低要求，也就是說沒有接受過師範教育的人是不能直接入職成為教師的。與這些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澳門在這方面的規定顯得有一點兒滯後。

教育暨青年局現時已推出了一系列的教師繼續進修課程計劃，以前只有專業背景而缺乏教育背景的在職教師可以進修一些教育背景的課程，以前學歷較低的教師可以在修讀了一些課程之後取得更高的學歷。幾天前我在教育暨青年局參加了“持續進修計劃”的討論，雖然政府在這些方面很努力做了大量的工作，但其實是在做補救工作。我知道教育暨青年局有一系

列的措施，有計劃地鼓勵在職教師參加持續培訓，提高教師的專業能力，而這些課程中相當一部分是補充在職教師在教育學、教育心理學等方面缺欠了的補救性培訓。在入職要求比較低的情況下，政府需要持續地做大量的在職進修工作。如果我們能把入職要求提高，職前接受的培訓比較全面，那麼我們就可以把教師在職培訓的層次提得更高，而不僅是停留在不斷地做補救工作。但是在澳門現實的條件下，這種補救工作是有必要的。

我個人認為，就長遠發展來說，高等院校應該把教師的職前培訓定在碩士畢業的水平，以“學碩連讀”的方式進行師範培訓——本科應該以專業的學習為主，並且為教學實習騰空更多時間。畢業生不但在專業方面有很深的功底，在教育心理學，在教學實習等方面也有足夠的時間和經驗。這樣的培訓模式就比較理想了。但是，目前的環境因素還未能完全配合這個方案的實施，主要是因為我們的法規對教師並沒有提出這麼高的入職要求。很多不需要這麼高學歷的人也可以成為教師，就會產生一個“回報”問題。如果我要多花兩年時間來接受訓練，而其他沒有接受這麼完善訓練的人也可以成為教師，年青人就會不太願意再投入兩年來成為一位更專業的教師。但是，在芬蘭、南韓、日本、美國等教育水平發達的國家，必須要同時具備專業知識和教育學兩方面的訓練，再加上教學實習，並達到碩士學位的水平，才能達到

教師入職的基本條件。長遠來說，澳門的教師職前培訓也應該走其他發展國家和地區走的這條路。但是，目前很難估計我們要用多長時間才能達到這個目標。

如何才能吸引資優的高中畢業生投考師範學位課程並決志投身教育行業？如何才能鼓勵已入行的年青教師視教育工作為自己的終身事業？

范院長：在澳門經濟蓬勃發展的情況下，教育如其他行業來說，留住優秀的人材，其實是一個很大的挑戰。社會總有一定的發展規律，在某一個階段，某些職業可能會有比較豐厚的回報。除了在南韓、芬蘭等極少數國家之外，教師職業一般都不是收入最高的幾個行業之一。以南韓為例，擔任教師其實是很多年青人首選的行業，這也是與社會上的經濟發展、教育政策等很多因素息息相關的。社會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十分緊密，教育工作者也應該很清楚認識這一點。年青人都有擇業的自由，這是無可厚非的，也是促進社會和諧發展的動力。這涉及幾個相關的問題，包括：“如何提升教師在社會上的地位？”然後是“怎樣提高教師行業的收入？”其實社會地位和收入等這些問題都跟我之前提到的教師接受的訓練、入職要求等都是有關聯的。

這幾年澳門經濟發展太快，本來一些待遇不應該比教師更好的行業，卻比教師更好，這些

都不是太正常的現象。我個人認為，這些現象很難會長久持續下去。當經濟增長到了某一個階段，就會開始平緩下來，澳門旅遊業的發展今後也可能會符合這個規律。

年青人的擇業其實是一種個人的選擇，我們作為提供教師培訓的機構，可以做到的是首先讓年青人認識到教師行業的重要。但是確實有一批年青人當初選擇入讀師範學院的時候，並不真正知道今後的發展路向。我們每個人都有這種經歷，當十八、九歲的時候，對自己將來要走的路都不是很清楚的。很多人畢業以後，才有各種各樣的原因促使我們選擇從事哪一個行業，而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其實是一個人心智成熟程度的問題。總而言之，對教師的入職逐漸有更高的要求，教師的收入隨著有所改善，教師行業在社會上必能得到更多的尊重。

澳門大學教育學院每年都會調查畢業生的就業情況，也了解到有一部分學生畢業生沒有成為教師。在某個程度上這其實是不足為怪的，但是如果沒有成為教師的畢業生達到一定的比例，那就可以反映了一些問題。由於澳門社會經濟發展狀況的特殊性，使得很多其他行業比教師行業更有吸引力。從教育行政當局和教師培訓機構的角度來看，能做的事無非是以下幾方面：提升教師職業在社會上的地位，提高教師行業的薪金報酬，改善教師的工作條件。其實澳門在這幾方面都正持續地在改善之中。

以教師任課的課時數為例，據我了解以前教師擔課的課節要比現在多出很多。但是很多年青人目前還是未能看到教師職業的好處，比如說，有很多其他行業是越老越不值錢，而教師則是越老越值錢。此外，如果你是一名稱職的教師，你的工作保障和穩定性比很多其他行業都會高，按照其他國家和地區的發展趨勢和規律來說，隨著經濟的發展和轉型到了某一個階段，各個行業的發展都會達到一個比較平衡的階段，相信到時對教師職業的吸引力會有一個比較正面的影響。

在即將頒布實施的《私立學校教學人員制度框架》之中，提出了在職教師應按照自身的職業生涯規劃持續自我提升的理念和一些具體措施。您如何看待這些措施在提升教師專業化所起的作用？

范院長：我個人認為對在職教師提出一些持續進修的要求是非常合理的，也是非常有利於澳門教師行業的長遠發展的。據我所知，在絕大部分國家和地區，都是有類似的要求的。根據我個人對《私框》有限的了解，它把以往一直在做的一些事情和要求以法規的形式明朗化了，這將是一個很積極的發展。

如果教師培訓投入的時間和精力與日後的薪酬回報有一定的因果關係，《私框》的實施也會對教師的職業發展有一定的積極作用。從主觀上來看，教師培訓的最終目的是提升教師的

教學水平；從客觀上看，《私框》保障了教師達到基本的培訓時數之後，有條件在職階上向上流動。如果建立了一個公認的與培訓掛勾的獎勵機制，得到更好的回報，那麼對於教師來說就是一個很好的鼓勵，令教師有更多的動力來從事教師的專業發展。

作為澳門大學教育學院的院長，您認為澳門教師的職前和在職進修，日後應朝著哪些方向持續優化？

范院長：澳門大學教育學院以往在澳門的教師培訓這個領域做了很多工作，同時我們希望以後做得更好。我們也已經有了一些構想，但有些構想會遇到一些現實問題障礙，雖然我們都想向好的方面改變得快一點，但現實中並不是個人意願而能實現。比如我個人認為一個更理想的職前教師培訓模式要像發達國家那樣，把教師培訓到達到碩士學位的水平，但這些構想的落實要受制於目前略為偏低的教師基本入職要求，在短期內較難以實現。

有不少前線教師向我反映，目前有為數不少的現職幼兒教育教師未達到新的《私框》訂定的新學歷要求。未來幾年，我們會把更多精力投放在幼兒教育教師的培訓工作。

另外，我們一直在檢討學生實習的時間安排。與很多發達國家和地區相比，澳門學生的教學實習時間顯得比較短。以我以往工作的美國為例，在校的教師往往都會用比較長的時間

親身指導實習生，但澳門目前並不是每一間學生去實習的學校都能得到在校教師長時間指導。如果我們在澳門一直停留在學士學位的水平，學生又要學專業知識，又要學教育知識，又要教學實習，時間上很明顯是不夠的。目前在有限的資源之下，怎麼把教學實習工作的時間安排得更好，並且尋求學生前往實習的學校對我們的工作給予更多的支持，更好地配合和幫助實習生，將是我們一個重點要思考的問題，也是我們一個很大的挑戰。🍀

【范息濤院長小資料】

范院長學貫中西，先後獲得中國昆明工學院（現名昆明理工大學）英語教學學士，美國 Brigham Young University 英語教學碩士，美國 Texas A&M University 教育心理學博士。博士畢業後，范教授歷任美國 Utah State University 助理教授、終身副教授、美國 University of Virginia 終身教授及講座教授。范教授為教育研究方法論、教育定量方法研究享負盛名的權威，已發表期刊論文七十一篇、書籍章節四篇，以及學術專著四本。他以卓越的學術成就曾兩屆出任美國教育學術期刊 Educational and Psychological Measurement 主編，學術地位備受國際肯定。